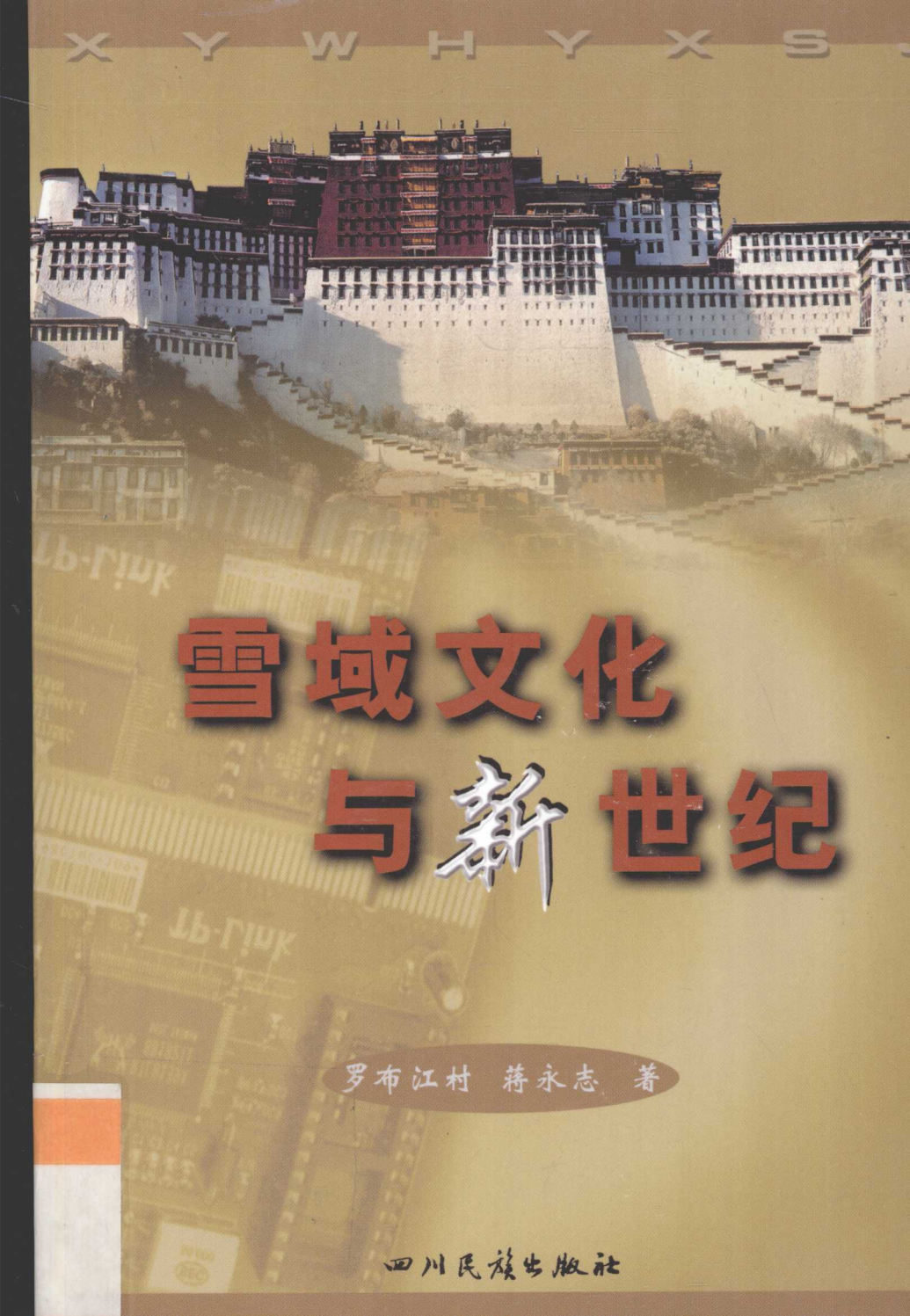


X Y W H Y X S



雪域文化 与新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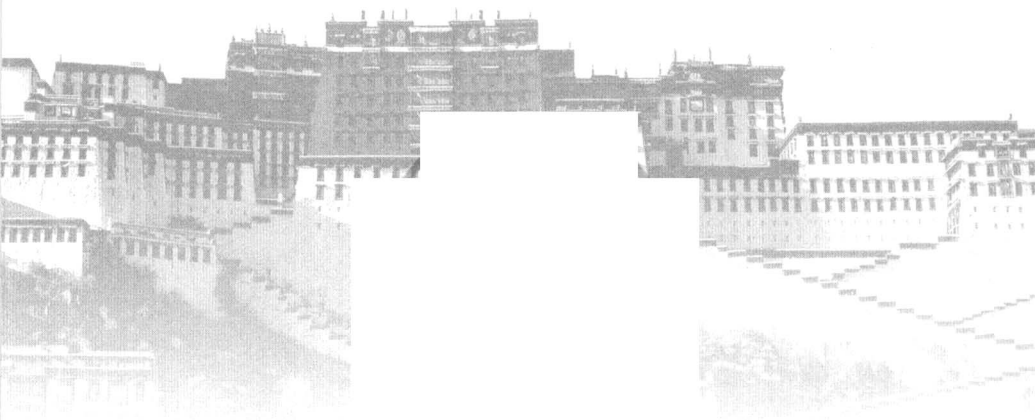
罗布江村 蒋永志 著

四川民族出版社

X Y W H Y X S J

雪域文化 与新世纪

● 罗布江村 蒋永志 著



四川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 彭泽学

特约编辑 黄延静

装帧设计 向 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雪域文化与新世纪 / 罗布江村, 蒋永志著。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1.12

ISBN7-5409-2550-7

I. 雪... II. ①罗...②蒋... III. 藏族-民族文化
-研究 IV. K281.4

中国版本图书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90968 号

雪域文化与新世纪

※

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市盐道街 3 号)

四川锦祝印务所印刷

版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

开本: 850 × 1168 1/32 字数: 250 千 印张: 10.125

印数: 1 - 2000 册

书号: ISBN7-5409-2550-7/K · 191 定价: 20.00 元

序 言

当我们站在世纪之交的边缘回望人类文明发展历程时，便不难发现，在这个小小星球的许多角落，文明的产生与发展，文化的演变与进步，都是很生动多元并且耐人寻味的。一些地区的人类文化，也许因其发展的典型性与规范性，而足以代表世界文明的进程；但在另外一些地方，人类文化又呈现出强烈的地区性与民族性。我国西部青藏高原上的藏族文化，就属于这种个性鲜明、洋溢着浓郁民族特色的区域文化。从科学认识的角度看，这种极具个性又带着鲜明民族风情的地方文化，因其更能丰富人类文明宝库，更能展示人类文化发生发展的多姿多彩而更具研究价值，更富有迷人的魅力。或许是基于此，近年来，藏学研究一直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不少学者以炽热的情感，科学的精神，求知求真，积极探讨藏族文化的价值及其对世界文明的影响与贡献，发表了许多富有创见的论著。罗布江村教授、蒋永志撰著的这部《雪域文化与新世纪》（下简称《雪域文化》），即是新千年伊始藏学研究领域中的又一力作，是我们中国学者为深化 21 世纪藏学研究所作的进一步的努力。

综观全书，我认为这部著作有以下几个特点和值得注意的地方：

第一、科学地阐释了地理环境对雪域文化的强烈影响与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地理环境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起着重要而不

容忽视的作用。特定的地理条件，不但严重影响甚至改变人们的经济生活与政治制度，而且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们的文化意识、伦理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并进而塑造出独具个性的民族文化精神。青藏高原特殊的地理环境与雪域文化的关系就是如此。青藏高原作为当今世界上最高的陆地，平均海拔 3000 米的绝对高度，虽然使它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屋脊”，令它雄踞于众山之巅，俯视着小小的寰球世界。然而“高处不胜寒”。雪域高原上空气稀薄、低温缺氧、山高谷深、雪峰密布……严酷的自然地理环境，大大超越了人类认识常规和基本生存经验，限制了生活于高原的人们的物质活动空间。在这种物质生活空间极其有限的自然条件下，高原人不得不转而寻求精神世界的享受与发展，并最终形成了一种重精神轻物质、重宗教轻世俗、重来世轻现实、重祭祀轻科技的个性鲜明的雪域文化。这就正如本书著者所指出的，雪域高原的文化之所以具有了强烈的宗教性、神秘性、地域性而表现出迥异于其他地区、其他民族文化的独特色彩，关键在于雪域文化所依附的载体，即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喜马拉雅山俯瞰下的青藏高原特定的地理条件，高寒缺氧、物资匮乏、交通闭塞，生活于如此艰苦自然条件下的雪域高原民族，必须有适应严酷环境的生存手段，由此而产生的文化心理、伦理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必然也会有别于其他地区或民族文化。这个观点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符合雪域文化发生、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第二、深刻论述了改革开放，虚心学习外来先进文化并且善于使之本土化，是雪域文化的合理内核和不断进步的强大动力。如果打开今日中国的地图，我们便会强烈地感觉到，在喜马拉雅山、昆仑山、唐古拉山、横断山等巨大山系的环抱之下，偌大的青藏高原宛如一个封闭严密的高山城堡，即便是在信息时代的今天，从中国内地通往西藏的道路也只有青藏、川藏、滇藏、新藏等为数不多的几条公路，而雨季和漫长冬季里的塌方、泥石流、雪崩、大雪封

山，更使人们把走陆路进出西藏视为比到美洲丛林、非洲更艰难的探险。但如此恶劣的交通状况，并没有阻断雪域高原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条条大路通拉萨”。藏族作家扎西达娃这句格言，表达了雪域高原的热情好客，说明藏民族并不因为自己居住于高寒闭塞之地而拒绝与外界沟通。翻阅西藏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自古以来藏族就是一个聪慧勤奋、勇武豪放并且善于虚心学习、吸纳外来先进文化的民族。为了民族的兴盛和雪域高原的发展，藏族人民可以像蜜蜂采蜜、海绵吸水般虚心学习，吸纳一切外来文化。比如著名的藏传佛教文化（在今天，人们一说到藏族文化，就情不自禁地要把它们二者联系起来，似乎缺少了藏传佛教，雪域文化就没有了内核和精髓），就是中世纪雪域高原在学习、吸收南亚印度、尼泊尔佛教文化的基础上，注意将佛教文化与本土文化有机地结合，加以革新、创造的结果。而在学习和吸收佛教文化的历史过程中，藏族人民表现出的兼容大度、改革创新精神，加速了南亚佛教文化与本土文化的融合，使它很快成为了雪域文化有机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本书著者明确提出，“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诸多创造力的伟大民族，藏族文化的精髓与实质，不是难以尽数的寺庙，不是金碧辉煌的殿堂，不是浩如烟海的经书，不是色彩斑斓的绘画，不是神秘多姿的宗教仪轨，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本教文化’加‘佛教文化’，因为这些东西不过是藏族传统文化的表象，是在其优秀文化精髓的指导下取得的具体成果。藏族文化的精髓与实质应是开放的观念，虚心学习先进文化的态度；勇于争做世界先进民族的不怕困难，持之以恒的精神；善于将外来先进文化与本土实际相结合，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改革、不断创新、不断超越的意识。”藏民族有文化开放的传统，有虚心学习的品质，雪域文化是在不断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雪域文化的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吸收、更新和演化的过程。我们决不要把“雪域文化”看成是一种僵滞、固定不变的概

念，更不要仅仅依靠雪域高原自身力量来发展雪域文化，而应该在与其它文化的沟通、交流，相互学习，相互碰撞的过程中发展雪域文化。这是地区文化、民族文化进步的一个规律，雪域高原不是孤岛，雪域文化也不可能不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冲击，更不可能不与外部世界交流而孤立地发展。因此，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兼容大度，虚心学习，既是雪域文化的合理内核和优秀传统，也是今天雪域高原实现跨越式发展，赶上现代文明进程的必由之路。

第三、敏锐地认识到雪域文化与新世纪人类文明间的巨大差距。罗布江村同志是一个颇有学术造诣的藏族学者，他在新旧两个世纪交替的重要时刻，潜心研究、审视雪域文化，不仅仅是为了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发思古之幽情，追忆雪域文化往昔的骄傲与辉煌，更主要是探索雪域文化的新世纪发展之路。因此，《雪域文化与新世纪》一书，既有对雪域文化历史成就充满深情的记述，也有对雪域文化未来走向的理性思考，更有对雪域文化现状与当今人类文明发展水准间巨大差距的透彻认知。在书中，作者敏锐地指出，尽管雪域高原在不断地利用各种机会学习、吸纳和追赶现代文明，传统的雪域文化与以科学技术为标志的现代文明间也并不存在此消彼长、你死我活的互相拒斥关系，但带有浓郁宗教色彩的传统雪域文化毕竟是中世纪的产物，其中一些消极因素也阻碍了雪域高原的进步，并且导致了雪域文化与现代世界文明发展上的巨大差距。今天，我们要实施追赶式前进、跨越型发展，要缩小这种差距，要大力推进雪域高原的现代化建设，就要求雪域高原的人民以学习、创新的开阔胸襟、兼容并蓄的精神去拥抱现代文明，去学习和传播现代科学技术。因此，“在新世纪，要振兴雪域文化，就必须向吐蕃王朝的先民们那样，以开放的姿态，虚怀若谷的胸襟和海绵吸水精神，认真学习、吸收当代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藏民族历史文化的精华，奋力抢占 21 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的科学制高点，光大雪域文化”。这样的呼吁，充满激情，振聋发聩，对于新世纪雪域高原的

现代化文化建设，是很有裨益的。

另外，本书在对雪域文化发展脉络的梳理、雪域文化内涵的历史演进、藏传佛教在雪域文化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一些具体问题的阐释上，也颇下了一番功夫，富有新意。因此，我们有理由预期《雪域文化与新世纪》的出版，不但将深化学术界对于藏族传统文化的研究与认识，对于正在雪域高原进行的现代化建设，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新世纪，振兴和建设雪域，还需要我们走过漫长而曲折的探索之路，还有许多艰巨的工作需要我们去，更要求我们像《雪域文化与新世纪》的作者一样以科学的态度、理性精神进行不懈的追求。在这里，我祝贺《雪域文化与新世纪》取得的学术成果，并向国内外学术界朋友为推进藏学研究所付出的心血和努力致以谢意。让我们携起手来，同心协力，进行新世纪雪域高原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使新世纪的雪域高原以跨越式发展姿态，跟上全球同转的速度，也使历史悠久的雪域文化在新世纪里再创辉煌，为人类现代文明的进步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平措汪杰

2000年9月16日

目 录

序 言	(1)
导 语	(1)
第一章 悠远的文明（? ~ 公元 7 世纪）	(17)
一、古代文明的曙光	(17)
二、象雄——古老的北方草原文化	(29)
三、雅隆文化的兴起	(39)
第二章 吐蕃的辉煌（公元 7 世纪~公元 9 世纪）	(47)
一、新文化时代呼之欲出	(47)
二、吐蕃——雪域文化形成的黄金时代	(54)
三、继承、创新与积淀，雪域文化的初步形成	(77)
第三章 纷乱的痛楚（公元 9 世纪~公元 10 世纪）	(90)
一、从巅峰到谷底	(90)
二、开放与封闭的文化冲突	(92)
三、纷乱，留下近百年的历史空白	(97)
第四章 整合的旋律（公元 10 世纪中叶~12 世纪末叶） ..	(99)
一、从逆境中站起来的古格王朝	(99)
二、文化整合的契机	(105)

三、百家争鸣——由分裂而制造的文化自由空间	(115)
四、分裂时期的社会大变革	(124)
五、中世纪的宗教氛围	(132)
六、宗教的繁荣与科技的贫乏	(136)
七、难以突破的封闭空间	(140)
八、佛教教义与传统文化整合	(144)
九、政教合一——宗教的胜利	(151)
十、成就背后的遗憾	(157)

第五章 宗教的顶峰 (公元 12 世纪~公元 16 世纪中叶) (168)

一、权威的推动力	(169)
二、“国教”的光环	(172)
三、宗教氛围下的价值观	(175)
四、文化的主流	(180)
五、走入误区	(187)
六、宗喀巴的“宗教改革”	(191)
七、文化构建的完善	(200)
八、宗教文化导向的结果	(219)

第六章 孤寂的高原 (公元 16 世纪末叶~20 世纪中叶) (225)

一、缺少亮点的岁月	(225)
二、落伍的痛楚	(230)
三、失衡的繁荣	(236)
四、世界的发展	(242)
五、“嘛呢堆”现象	(247)
六、孤寂的原因	(260)

第七章 前进的步履 (公元 20 世纪中叶~公元 20 世纪末叶)

.....	(265)
一、历史的跨越	(265)
二、报春的雷霆	(272)
三、巨大的成就	(277)
四、严峻的现实	(281)
五、新文化的“嵌入”	(284)
 第八章 新世纪的晨钟（公元 21 世纪～未来）	(290)
一、亟待更正的观念	(291)
二、发展的代价	(294)
三、文化的演进犹如一条河流	(298)
四、继承、发展与创新	(304)
五、历史的重任	(306)

导 语

新世纪的朝阳，正透过层层霞云，照耀到茫茫的雪域高原上。

在这片世界上海拔最高，以喜马拉雅山为中心辐射开来的苍茫大地上，生活着古朴、善良、聪慧而勇敢的藏族人。就其地域而言，雪域高原的范围包括今天的青藏高原、川西北高原和云贵高原的一部分，而且还要涉及尼泊尔、不丹、锡金和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一大片土地。

4000 万年以前，当喜马拉雅山在印度次大陆从南往北不断挤压欧亚大陆的进程中，从地中海的一部分——特提斯古海中缓缓升起的时候，就开始为将来注定要出现的雪域藏族文化准备好了产床。当然，这仅仅是给未来的雪域高原提供了一个可能产生文化的地理空间，或者叫做地理环境。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虽然这个环境显然使人望而生畏。雪域高原平均海拔高度为 3000 米，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屋脊。终年积雪的山峰密布在高原上，而珠穆朗玛峰则高耸于天地之间。如此严酷的自然环境，对居住于此的人类是一种严峻的挑战。

正是这一片被重重大山和茫茫冰雪围困下的高原，却最终形成了具有与世界上任何一方地域和任何一个民族所不同的文化意识、道德传统和价值取向。这就是向来被认为世界东方文化中最具神秘色彩的藏族文化。有些人把它称为极地文化或雪域文化，这从藏族文化独特的地域性来看，也有一定道理。但从文化的发展来看，雪

域文化或极地文化就远不能概括地球这一个角落所发生着的、变化着的文化现象了。

所谓文化一词的概念，“狭义来讲，是指人类意识形态及与它相适应的制度和设施。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合。”

藏族古代文明的产生，无疑是经过了漫长的演绎过程，许多中外学者对藏族文化的发掘和研究，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最终因为历史资料的匮乏，至今无人敢说他对藏族文化与历史有如何透彻的解读。

这犹如站在青藏高原的山头，眼前是重重叠叠的大山巨岭，无穷无尽，望不到边际。当登上更高的山峰，却发现前面还有更高峻的山峰。这也正如当我们陶醉于崛起雅砻河谷吐蕃政权辉煌的历史面前时，而象雄更加辉煌的文明，早已在冈底斯山麓存在了无数个世纪一样，雪域高原的文明，被历史过于厚重的面纱掩藏得如此深邃与神秘。

单就藏民族的族源，就曾出现种种不同的说法，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藏族源于印度，源于羌族和土著之说。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认定藏族的远古历史呢？

应该说，当人类在地球上出现的时候，雪域高原同时也出现了人类，这些人类就成为了藏族的远古先民。同时，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整个高原上各不相同的部、族互相融合、同化，最终形成了具有大致相同的语言和心理特质的现代意义上的藏族。

考古人类学家贾兰坡先生在《中国大陆上的远古居民》一书中，论述到人类起源“亚洲中心说”时，把注意力转向这片雪域之地：“不能小看青藏高原这块地方，今天那里山高谷深，皑皑白雪，可是当地质时代的第三纪并非如此。……青藏高原从上新世起，大约平均每年以 0.025~0.03 厘米速度上升，上升速度以中新世以后最为显著，到现在至少上升了 3 千米。这就给了我们很大

启发。正当从猿转变到人期间，青藏高原地区仍然是适合人类演化的舞台……”从藏北高原称为无人区的地方，不断有人捡拾到细石器和石核的事实看，在1万至5万年以前，毫无疑问，现在所称的藏北无人区，正是适合人类生存繁衍、而且确实有人类活动的环境，正如目前一些考古学家所预言的，也许在将来的某一天，人类会石破天惊地宣告：青藏高原也曾是孕育人类祖先的摇篮！

文化是伴随人类出现而产生的。人类的文化因地域和人种、民族的差异而呈异彩纷呈的现象。雪域高原的文化，与其他地域、其他民族的文化具有必然的独特性，这在于其文化所依附的载体，即世界独一无二的喜马拉雅山俯瞰下的高原，因种种原因，其中主要是交通的因素，至少在公元7世纪以前，有极大的封闭性。生活在自然条件十分艰苦下的这一地域内的民族，必须有适应其环境的生存手段，由此而产生的文化，当然就会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

藏族文化的某些神秘性，是因为远古的文化既无文字记载，又缺乏丰富的文物考古发掘实证，直到近几十年来，随着像林芝古人类墓葬和卡若古人类居住遗存等雪域考古的重大发现，才使我们对远在4000年以前古代藏人的生活状况，有了初步的了解。造成藏族文化神秘性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宗教因素，许多记录古代历史文化的著作，往往是从宗教角度入手，为适应宗教教义而写作的，这就使它因宗教与神话外衣的严密包裹，其真实性 and 可靠性大打折扣。

然而，藏族古代文明的光芒，却顽强地透过岁月和历史，闪耀在世界的一隅。

藏族文化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这个民族在自己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价值观，使其文化发展形成了自身的特点：

其一是它的地域性。高踞于世界之巅的藏民族所赖以生存的这片地域，远离海洋，也远离早于它发展起来的如产生仰韶文化的黄河流域和产生哈拉巴文化的印度河。雪域高原早期的文明，几乎没

有借助外来文化的影响。生活在雅鲁藏布江、怒江、金沙江、澜沧江、雅砻江和大渡河峡谷中的古代藏族先民，在历史演绎过程中，不断取得适应生存环境的经验，借助这些生存的摇篮，逐渐产生与生存环境相适应的文化。这种文化是特殊的生存环境下孕育的，需要有一定的平衡性。这一点，尤其以西藏昌都地区加卡区卡若村所发掘出的 4000 多年前古人类文化遗存最能说明问题。

卡若村是现昌都地区澜沧江边的一个小村庄，距地区首府昌都十余公里。整个古遗存面积达 10000 余平方米。考古发掘五个沉积层。第一层系红色粘土，为后期覆盖，厚约 0.2~0.95 米。第二层为灰褐色土中夹零星红烧土块和炭渣，是第一文化层。第三层红烧土中夹有木炭和灰烬，是第二文化层。第四层为黄褐色土，夹杂较多的炭渣和灰烬。第五层为原土层。

在卡若目前已发掘的 1000 余平方米范围内，密集着 31 座房屋遗址。根据发掘复原模拟，这个相当于中原殷商时期，即距今约 4500 年左右，并前后延续达 1000 多年的古人类居住遗存，它的建筑模式跟现在澜沧江及大渡河流域藏族民居基本一致。尤其是嘉莫察哇绒藏区的碉房式建筑，跟卡若 4000 年前的人类居住建筑物一脉相承。而这种被称为碉房的建筑，是居住在雪域高原上的藏族独一无二的。这种独具风采的雪域文化现象，极能说明文化发展极强的地域性，而这种独特的建筑文化，又是特定自然环境条件下产生的。古藏族人根据所居地的气候条件和大自然所能提供的建筑材料，发明这种流传数千年几乎没有多大变化的民居建筑，说明这种文化所依存的地域性是十分稳定的。

另一个典型的例证，是藏族所独有的天葬方式。

天葬习俗起源于何时，史书并无明确记载，但据一些学者考证，认为与本教有很大关系。早期的本教认为人到了生命终结之时，会从天上降下一根天梯，走到生命尽头的人顺着这条天梯，就可以回到天界。虽然这种传说是针对有相当地位的统治者而言，但

“亲死不葬，弃之于野”的藏族原始风俗，却应该说是天葬早期在雪域高原的文化形态。到7世纪佛教传入以后，这种文化与佛教教义达到了某种契合，融入了新的宗教色彩，而成为普遍风行于雪域高原的丧葬文化习俗。这种文化传统在世界的其他民族看来，几乎是无法想像的。最明显的例证，是公元1793年（清乾隆五十八年），清朝统治者认为天葬“残割尸身，喂鹰喂狗”，“无伦无理，残忍为甚”，发布告，刻碑石，希望改革这种习俗，变天葬为土葬。然而，清朝统治者这种改革的愿望却彻底失败了，几乎没有产生丝毫的影响，高原上的人们照样举行天葬。

我们在这里姑且不谈不同民族在价值取向、伦理观念上的巨大差异，仅从高原这种独特的丧葬习俗来看，它强烈的传统意识使这一地域文化薪火传承，绵亘延续，固守了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

藏族文化的地域性表现得十分鲜明。人们只要一走进雪域高原，就能体会到其独特的韵律：逶迤绵延的群峰、洁白的雪莲；坚实厚重的碉房、移动的帐篷；健壮的牦牛、奔驰的羚羊；缤纷的服饰、耐寒的衣衫；醉人的青稞酒、喷香的酥油茶；新鲜的雪肠、回甜的奶渣；别致的浆桶、古老的“斡多”；独特的天葬……这所有的一切都让人感到雪域高原是一个有别于世界其他高海拔地带的高原。

其二是宗教性。虽然世界上几乎每一个民族的文化，或多或少都受到宗教的影响，但却没有一个民族的文化像藏族文化那样与宗教结合得那么紧密。从某种意义上说，藏族文化几乎被宗教全面渗透，以至于一些人认为藏族文化就等同于宗教文化。

实际情况当然并非如此。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按照文化的定义，宗教仅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藏族文化也并不是始于宗教。西藏的佛教是公元7世纪左右从印度和中原传入的，虽然在佛教传入之前，高原上早就盛行原始的本教，但严格说来，佛教传入高原以前的本教，只是一种巫教性质的原始宗教，没

有固定的场所，也没有完备的宗旨和教义。应该说公元7世纪以前，雪域高原上的本教，几乎跟起源于旧石器时代，全世界都曾普遍信仰过的巫教一样，尽管渗透到了经济、政治、科学、文化等一切领域，但是却远未达到能左右这一切的程度。

然而，当佛教传入藏区并最终形成政教合一的制度以后，雪域高原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以至人们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都无不打上了宗教的烙印。宗教彻底改变了一千多年藏族人民的生活轨迹，重塑了藏族人民的价值取向。

虽然政教合一的制度是13世纪以后才正式形成的，但是，宗教干预政治和参与政治活动的历史几乎是伴随着政治制度出现的。吐蕃政权的宫廷中，设有叫“敦那敦”的宗教职务，有很高地位，为赞普占卜吉凶，能够参与政事。佛教传入以后，沿袭旧制设立僧官，不但充任王子王孙的宫廷教师，而且地位远比其他官员高，甚至掌管军政大权。这种僧官被称做“钵阐布”。公元10世纪以后，由于佛教的再次复兴（即所谓藏传佛教的后弘期），僧人参与世俗生活，谋求世俗权力，形成僧俗不分的局面，使藏族的统治逐步走向了政教合一。

谋求权力成为具有高原特色的藏传佛教新的价值取向，这就使藏传佛教本身与佛教的原始的价值取向发生了背离。当然，这也是指居于上层地位的僧团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传统，是宗教一旦进入世俗社会后必然的蜕变。

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在价值取向总体上，因受佛、儒、道的影响，是内向型的，注重于人与大自然的和谐，成为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价值取向的差异。藏族文化在藏传佛教的影响下，除了它的内向性，自我封闭、内省、冥想以顺应自然，追求出世外，更着重于通过身体力行的苦修苦练和进行更多的仪轨活动达到超世的目的。

在雪域高原，宗教的能量得到了超常的发挥，政治、经济、哲学、心理学、文学、美学、艺术、医学、天文学、地理学，无不